



汪順仙

滑稽劇

王穀君 朱秋僧 劉劍士著



汪順仙

著

（上海）商務印書館

汪 順 仙

(三幕五場滑稽劇)

王穀君 朱秋僧 劉劍士作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《汪順仙》是反映農村技術革命、歌頌婦女勞動模範先進事迹、揭露落后保守思想的新型滑稽劇。

劇中人汪順仙，是新鳳凰社社長，她積極帶領群眾大辦農田水利，把淺水田改變為深水稻良田，使產量大大提高；在農村技術革命運動中，發揮了敢說、敢想、苦干、巧干的精神，與保守落后思想堅持鬥爭，虛心鑽研，攻克了文化堡壘，第一個學會了使用新犁，掌握了先進生產技術，敢進了耕作方法，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，鼓舞了廣大婦女生產的積極性。劇本通過這些動人情節，表現出婦女劳模汪順仙朴實謙虛、堅強有力的性格，一心一意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頑強勞動的高貴品質。

劇中鮮明地刻画出黨的領導者書記的形象。他作為普通勞動者，與群眾一起投入生產鬥爭，用有力的行動支持先進事物，親自動手與群眾一起解決生產中的關鍵問題，生動地体现出黨的領導的巨大作用。

這個劇本在1958年浙江省現代劇會演中曾獲得劇目獎。

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6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統一書號：100.9 211 定價40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3/8

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49000冊

定價(7)0.52元

人 物

汪順仙——女，新星農業社付社長，共產黨員，二十八歲。

丁吾根——新星農業社社長，汪順仙的丈夫，三十八歲。

丁 母——丁吾根的母親，六十四歲。

丁吾興——丁吾根的哥哥，四十三歲。

董乃雄——黨支部書記，二十四歲。

徐雅珍——女，婦聯主任，三十四歲。

何文元——社員，二十六歲。

任松民——新星農業社第一小隊長，二十八歲。

老 毛——社員，六十二歲。

老毛嫂——老毛之妻，六十歲。

周榮生——新星農業社付社長，三十一歲。

任金水——社員，四十歲。

阿 牛——社員，二十三歲。

小 毛——新星農業社第五小隊長，二十三歲。

楊阿香——女，社員，三十一歲。

何美琴——女，社員，二十六歲。

阿 玉——女，社員，十六歲。

任巧貞——女，社員，十八歲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1958年4月初。

布景：一所新建的房屋，汪順仙的家。左側有門通廚房，門里能看到新打的烟囱灶，里面有樓梯通向樓上；右側有一扇大門，門上貼着紅紙對，上聯：“克服保守落后思想”，下聯：“推廣農業先進技術”；室內牆壁的正中懸毛主席象，左邊有井字窗，柱上挂着蓑衣、笠帽和種子等，牆角里放着鋤耙等農具。

幕啓時，丁母一面打草鞋，一面在回憶。

丁母（唱“當頭月”）

解放已有八、九年，

農村有了大改變。

想從前；惡垠地主毒辣陰險，

兵痞流氓無法無天；

窮人好人苦處難言，

好象啞子吃黃連；

解放後撥開烏雲見青天，（轉唱“節節高”）

家中情況大轉變，生活一天好一天，

自从那土改后，分到房子又分田，
生活安逸，吃用勿愁，好象活神仙，
就缺少个孙子在眼面前。

老毛嫂上。

老毛嫂 順仙媽，你在这里。

丁 母 老毛嫂，你是坐堂老爷，一天到晚沒有空，今
朝哪的功夫来呀？

老毛嫂 坐堂老爷变出堂老爷，来望望你这个坐堂老爷。

丁 母 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請坐，請坐！

老毛嫂 我自己会坐，我会坐的。

丁 母 （倒茶）吃茶，吃茶！

老毛嫂 你真客气，来一趟就要倒茶。（吃茶）我勿喜
欢吃茶。

丁 母 （又遞烟）吃烟，吃烟！

老毛嫂 我来一次，总是烟呀茶呀！这样客气，我下次
不敢来了。

丁 母 你为什么不来？你常常来来，我就不同你客气
了。

老毛嫂 喔唷，你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！

丁 母 昨天才大扫除过。

老毛嫂 你們真起劲，真起劲，收拾得很清爽。（环視，見
灶）你家里面很清爽，你們真起劲，灶头都打好了。

丁 母 灶头还是前几天打好的。

老毛嫂 你真起劲。

丁 母 这层灶现在已经用了。

老毛嫂 已经用了？我家里的一层小灶，我儿子叫我拆掉重打；我想这层小灶烧烧很好，拆它做啥！

丁 母 是不要拆，小灶烧烧不是一样的。打大灶不是又要多化钱！

老毛嫂 对，你的话一点不错，所以我不肯拆的。

丁 母 照我意思是不要拆的。

老毛嫂 谁的意思？

丁 母 都是我们顺仙的意思。

老毛嫂 她怎么说？

丁 母 我不清楚。（唱“花名宝卷”）

顺仙她——绍兴回来到如今，

一日到夜忙不停。

大会小会天天有，

不管生病不生病。

我苦口婆心相劝她，

儿大不由娘教训。

年纪大最好少开口，

现在世界归年青人。

老毛嫂 （接唱）顺仙做人真混沌，

妇女如何好把田耕？

男人的活儿女人做，

要末转世变男人。（见丁母不高兴）

不要气，不要气！人要气坏的。

丁 母 （倒茶）你倒想想看，我們这里的女人，从 来
沒有到田里去做活儿。

老毛嫂 你說得真对呀！我只知道一个女人家里登登，
領領小孩子，烧烧飯，你說对不对？

丁 母 真不錯。你总知道，順仙从前在紹兴做草紙师
傅，一个月还有几十块钱好賺。这次到 田里做活
儿，能賺几个工分？（又倒茶。）

老毛嫂 （吃茶）是呀！真正可惜！在紹兴做做草紙 很
好賺，回来做啥？田里活儿一天做到晚，有几个工
分好評呢？你好好地劝劝她。

丁 母 劝不醒的。

老毛嫂 順仙再去不去紹兴了？

丁 母 她不去了。

老毛嫂 現在不去了？为什么不去的？

丁 母 （又倒茶）現在是付社长了，工作更加忙了：一
天到夜开会呀，学习呀，还要到田壘去做活儿，家里
一息都不要登。

老毛嫂 真的不去了？

丁 母 不去了。

老毛嫂 好，那我們又得苦了。

丁 母 （奇怪）有什么事快点講給我听，我們是 老姐
妹呀！

老毛嫂 告訴給你听，等会你要气死的。

丁 母 我不气，你說好了。

老毛嫂 我再想想，不告訴你，心里也难过的。再說，你我从小就很要好，常在一起的。你記不記得那个时候，我們还年輕，我到西面挖馬兰头，你还拾只小蓝头走过田畝头，还給我吃两只小饅头。

丁母 是的，是的。那时候你也年紀輕，梳两根小辮子，在割羊草。这句话，想想已經有好几年了。

老毛嫂 已經有几十年了。

丁母 对……是有几十年了。噯，到底什么事？你告訴我。

老毛嫂 喏，我同你說，外面不要去說，不要說我告訴你的。

丁母 你放心，我不会去說的。

老毛嫂 喏……村里的人在罵順仙，說她多管閑事，一本正經做了付社长了，就是为了去年的一些余粮，她說我們瞞产。人家都在罵她。我是不罵的。

丁母 老毛嫂，說起余粮的事体，我也想气死。去年我們家里也多了几十斤谷子；順仙一定要叫我拿出去。你想，我們田里辛辛苦苦做了一年，总要留一些才是，她偏要我拿出去。我叫吾根同她說說，她还同吾根爭了一場。

老毛嫂 你們順仙太不懂事啦！有句古語說：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飢”。

丁母 你講的一点不錯。（倒茶；茶壺空了，想再去瀉茶。）

老毛嫂：你干什么？

丁 母：再去倒点茶。

老毛嫂：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去倒了，不要倒了。我够了。

丁 母：你不要客气，再吃点茶。

老毛嫂：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肚皮已经吃胀哉，再吃下去要爆开了。

丁 母：好，那末我不客气了。

老毛嫂：顺仙——你要好好地劝劝她。

丁 母：劝不好的。你想想，这几天，她身上的老毛病又发了。我叫她田里生活不要去做，歇息一下，她不听我的话。我同她讲：现在有得吃，有得穿，好了，做死做活地做，为啥呢？我们也不想许多铜钱。再讲，我们也没有小辈。

徐雅珍上，在门外略停。

老毛嫂：你们没有小辈。“我倒想起来了，你们这层灶不好拆掉的。”

丁 母：为什么呢？

老毛嫂：这层灶一拆掉，风水就破坏了。风水一破坏，小孩子就没有了。有句俗语：“倒灶，倒灶”。拆了灶头真要倒灶。

徐雅珍进门。

徐雅珍：顺仙妈！

老毛嫂有些窘。

丁 母 老徐！

徐雅珍 老毛嫂，你也在这里？

老毛嫂 哎……妇联主任，你来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
徐雅珍 刚来。

老毛嫂 我們在講話，你有沒有聽見？

徐雅珍 我呀……沒有聽見。

老毛嫂 （背語）还好，还好。

丁 母 老徐，你請坐呀！

徐雅珍 好，好……

老毛嫂 （拿旱烟筒給徐雅珍）你吃烟！

徐雅珍 我不会吃的，不会吃的。

老毛嫂 那末吃茶，吃茶！

徐雅珍 好好……你坐，你坐。

老毛嫂 （背語）怎么会这样巧！

徐雅珍 你們两位老太太在談些什么？

老毛嫂 我們在瞎扯。

丁 母 我們在瞎聊天。

徐雅珍 噢，刚才我走进来的时候，听见你們在說，大灶头呀，小灶头呀，是不是講打大灶头不好？

老毛嫂 我們是隨便說說的。

丁 母 不是的。我們不是說大灶头不好。我想小灶头也一样燒飯，要是拆了小灶头打大灶头，又要化錢，不是要浪費嗎？

老毛嫂 她說的話一点不錯。現在外面都在節約，我們也

要学人家一些才对。

徐雅珍 你們的話不錯。現在要節約，不要浪費。不過打大灶頭不會浪費，反而有好处。

老毛嫂 （听誤会）噢，打只大灶頭還好做草紙，怎樣做？

徐雅珍 怎么？灶頭上做草紙？

老毛嫂 噢！你不是說，打个大灶頭好做草紙。

徐雅珍 啊呀……老毛嫂，你弄錯了。我說的是“好处”。

老毛嫂 喔唷！要死了，我當是“草紙”。

丁 母 有什么好处？

徐雅珍 喏，打了大灶頭，可以幫助社里積肥，只要用爛泥擺在灶膛里薰薰好了，就可以變成一種很好的肥料，它叫作薰土泥；放到田里去，田里可以不生虫。因為這個薰土泥里面有氮、磷、鉀的成分。

丁 母 怎么說？有氮……磷、鉀？什么叫氮磷鉀？

徐雅珍 是化學名稱。

丁 母 （誤听）噢，是花朵的名稱！

徐雅珍 不是的。是化學名稱，不是花的名稱。

老毛嫂 這種名堂弄也弄不清楚。

丁 母 是弄不清楚。

徐雅珍 現在弄不懂，慢慢地會懂的。再講，你們住在家里不是一樣可以生產嗎？

老毛嫂 （誤听）啊呀，家里“種菜”？我們家里地方

这样小，怎么可以种菜呢？

徐雅珍 怎么到你家里种菜？

老毛嫂 不是你說的？

徐雅珍 我講的是生产，也可以拿工分。

丁 母 （奇怪）我們在家里也可以賺工分？

徐雅珍 是呀，你們在家里，只要薰这个烂泥，把烂泥薰好，送到社里去，要是三百斤薰土泥，就有十个工分好拿了。

丁 母 噢，順仙叫我們打大灶头，为了好生产。

徐雅珍 对呀，是为生产。

丁 母 三百斤有十个工分好賺。老毛嫂，那我們也可以賺工分了。

徐雅珍 是呀，双方面都有利益。

老毛嫂 （誤听）唔，这倒好的，我們大家好拿“利錢”。

这句话我倒听得进的。

徐雅珍 老毛嫂，你向誰要“利錢”？

老毛嫂 喏，你講的好拿利錢。

徐雅珍 老毛嫂，你真会經。我講的是“利益”，不是“利錢”。

丁 母 就是好处了。

老毛嫂 喔，年紀大了，碰着要弄錯。好，好，我看还是你們談談。（欲走。）

徐雅珍 你再坐一息。

老毛嫂 我要走了。再說，你的話我又弄不懂，什么

“蛋里脚”，“鷄里脚”，弄呀弄不懂。好……我去了。

丁 母 你再坐一息。

老毛嫂（低声与丁母講）我去了。她在此地，我要走了。

我去了，我去了！

丁 母 老毛嫂，你可以叫老毛把大灶头打好了！

老毛嫂 喔唷！大灶头，小灶头，真是多花头！我去了。

丁 母 你有空来……（送老毛嫂到門口，老毛嫂下。）

徐雅珍 順仙媽，順仙她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丁 母 順仙在社里开会。

徐雅珍 我到社里去寻她，等等再来。

丁 母 你有空来呀！

徐雅珍下。丁母整理完茶具，准备做草鞋。丁吾根上。

丁吾根 姆媽！

丁 母 吾根，你回来了。

丁吾根 回来了。

丁 母 会已經开好了？

丁吾根 唔……

丁 母 順仙呢？

丁吾根 順仙还在談話！

丁 母 今天开什么会？

丁吾根 （輕声）社里要买双鋒犁。

丁 母 （誤听）啊！……社里叫你买生梨！我們田里

的生活还来不及，为什么要去搞付业，买生梨？

丁吾根 叫誰去买生梨？

丁 母 噢，你不是說社里叫你去买生梨？

丁吾根 媽，你怎么瞎纏，怎么叫我去买生梨！社里要买“双铧犁”，不是买生梨。

丁 母 双铧犁？什么双铧犁？

丁吾根 耕田用的。

丁 母 耕田不是有木犁嗎？

丁吾根 木犁耕田慢，双铧犁耕田快。

丁 母 有沒有买？

丁吾根 媽！（唱“汪汪調”）

今朝社里开大会，
有件事清真难办，
只为买双輪双铧犁，
不同的意見一大堆。
順仙主张馬上买，
可是有些社員都反对。
你一句，他一句，
七咀八舌叫人心煩。
鐘头开了两个多，
談談还是炒冷飯。
結果結論得不出，
我离开会场先回来。

丁 母 我不是講过，順仙总是多花头。社里社員們有

意見，不要買，就不要買好了，一定要買干什麼呢！

丁吾根 那里晓得她！在生产上，群众对我们两个人本来都有好感的，现在为了要买双铧犁，我晓得要弄得“阿王春年糕，吃力不讨好”！

丁母 她的脾气真是说不象，话不象。不要讲别的，就讲这两日她的身体，老毛病又在发了；我叫她开会不要去开，登在家里休息休息，偏偏不听我的话；她回来的时候，你好好劝劝她。

丁吾根 劝什么呢？我同她讲过好几次，她不听，有什么办法！这种人，真是没有话说。

丁母 （嘀咕着）她的事体实在难弄。（进厨房。）

何文元、老毛、任松民、任金水等同上。

何文元 来来来……社长在这里，大家坐！

丁吾根 坐坐坐……

何文元 社长，为什么开会没有结论你就走了？

丁吾根 七咀八舌，七咀八舌！这是浪费时间，得不出结论。我走了算了！

何文元 唔，你聪明。会议没有结论，你就走了。这个办法倒好的！

任松民 双铧犁买不买，总要得出结论。不是我又讲，我们社里一塌刮之四百多亩田，多数是烂水田，双铧犁在烂水田里不能用，轮盘要陷下去的；再说，当初临浦的现场会议，我同顺仙一道去过，双铧犁东西是好的，就是我们烂水田用不来。要是好用，我